

晉

書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百二十三

御撰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號其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雋故雋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雋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雋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雋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雋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雋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

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衆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

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迺
遭樓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
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
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
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聖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
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
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
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
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輒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
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
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三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
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
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
還更待其釁豈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

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
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
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顧不棄湯武之成
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
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
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
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
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
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
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
黃李根等因譙樗蒲寶危坐數卷卷誓之曰世去樗蒲有神豈虛也
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
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瓜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忘不爲

人用須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鳥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靈閔其子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井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子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責節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

亂階將老兵疲可龍衣而取之矣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
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
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拉直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
後害不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
屬絃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
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
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
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
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
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越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
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
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
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
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

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万赴之衆至十餘万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於陳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于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銓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述脩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幸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

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家國之業与奉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与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其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万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无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久不能支將軍起无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一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言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

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
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
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卽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
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
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
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
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
以師程惟給敵卒二千盡无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又至洛陽
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无淮陰功高之慮退无李廣失利
之愆懼有青蠅交乱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
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
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
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交通
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

兵陣未交越已墮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勤者臣固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苟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水操柳惠倏爲浩夫覽表惋然有慙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礼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什謂卿食棋懷立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

所可論哉失寵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古所制翹陸任懷何
須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
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
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虛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垂攻拔鄴邳不固守中城垂斬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
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
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
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
悅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
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
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并下潛使丁零決防潰
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土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不
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
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

諸將曰苻丕窮寇必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
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苻真之備於是
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
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
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
群僚聞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
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
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
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
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
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
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
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
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

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
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
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
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
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
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
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
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黜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
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
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
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
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
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

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向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摠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卽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

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堅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潮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固於黎陽津夜濟躡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二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興喪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軼關垂進師入自大井關至于壺辟永率精卒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辟之南農楷分爲二

翼慕容固伏千兵于深澗与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固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与慕容麟等率眾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万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軍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万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游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与德等數千騎奔免士